

序

送董邵南序

邵南壽州安豐人舉進士不得志去遊河北公作此送之公詩有嗟哉董生行亦為邵南作也南下或有遊河北三字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予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

其性者哉

性下有

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

行卜之也

於古聞作於吾云或作聞而無邪字○今按篇首云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諸本無來歷不成文字必是謬誤無疑也然此篇言燕趙之士仁義出於其性乃故反其詞以深譏其不臣而習亂之意故其卒章又為道上威德以警動而招徠之其旨微矣讀者

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為我弔望諸君之墓

樂毅去燕之趙趙封於觀津號曰望諸君張華云望諸君家在邯鄲

西數

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

荆軻至燕愛燕之屠狗者高漸離日飲燕市酒酣歌于市中

為我謝曰明天子

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贈崔復州序

公此序大槩與送許鄆州之意同鄆復在唐皆隸山南東道兩序皆言于公頓又皆言民窮歛急意必有所屬也頓時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云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已下數十人

長史司馬刺史之佐唐制每州刺史而下長史一人司馬一人其祿足

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丈夫官至

刺史亦榮矣

文上或有大有字

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

或無苟有二字或無有字

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縣吏乎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常而民產無恒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

句

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斂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為也

州或作前

縣下或有複出縣字皆非是

崔君為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

崔君之仁上或有愈以為三字

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為者將在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游于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贈張童子序

子下或有兵曹字唐制有童子科公此序甚備公貞元八年陸贄下及第童子時亦升于禮部故謂俱陸公之門人

天子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始自縣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考試之如縣加察詳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有司者摠州府之所升而考試之加察詳焉第其可進者以名上於天子而藏之屬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能在是選者厥惟艱哉二經章句僅數十萬言其傳注在外皆誦之又約知其大說

或無大字

繇是舉者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三千之數而升於禮部矣又或遠至十餘

年然後與乎二百之數而進於吏部矣班白之老半焉或作者昏塞不能及者皆不在

是限有終身不得與者焉張童子生九年自州縣達禮部一舉而進立於二百之列百下有

人又二年益通二經有司復上其事繇是拜衛兵曹之命衛謂左右衛兵曹謂兵曹參軍人皆謂童子耳

目明達神氣以靈余亦偉童子之獨出于等夷也童子請於其官之長隨父而寧母歲八

月自京師道陝南至號東及洛師北過大河之陽九月始來及鄭洛師或作洛陽及鄭或

鄭序云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是童子以貞元八年升于禮部又二年拜衛兵曹蓋十

年也公十年曾往河陽省墳墓見祭老成文序當作於此時童子豈或鄭人邪○今按反

字諸本多作及字蓋自洛東出便可至鄭今以自朝之聞人以及五都之伯長羣吏皆厚

北過河陽故九月始及鄭童子未必為鄭人也其餽賂聞或作文五都當謂雍陝統諸洛羣吏以閭苑本

矣雖然愈將進童子於道使人謂童子求益者非欲速成者夫少之與長也異觀與或少

之時人惟童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禮上或成人之禮非盡於童子所能而

已也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可也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也

慕回路二子之相請贈與處也故有以贈童子與處上或有出字非是禮檀弓子路去魯

義不當有出字也

送浮屠文暢師序

公時為四門博士作後有詩送文暢師北遊其略云昔在四門館晨有僧來謁謂僧當少安草序頗排訐蓋謂此也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

儒名或作名儒非是

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如有墨名而

儒行者問之名則非校其行而是

之名或作其名而是或作則是

可以與之游乎揚子雲稱在門牆則揮

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為法焉浮屠師文暢喜文章

或無浮屠師三字喜下或有為字

其周游天下凡

有行必請於播紳先生以求咏謠其所志

謠或作哥

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

請解其裝

請或作序

得所得叙詩累百餘篇

所下或無得字

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邪惜其無以

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

告下或無之字

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

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為之盛其心有慕

焉

事為或作禮樂心下或有必字

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

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

行上或有所以字

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

所以流而語之

江河或作河江

不當又為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

瀆告之或無瀆之二字○告工毒切

民之初生固

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

粒或作穀

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

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

大或作過大乎或作過於正或作大

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

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

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為而孰傳之邪

為下或夫有之字

鳥雀而鳴仰而四顧夫豈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己害也猶且不用鼎鑪之內引之食或
免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夫不知者非
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為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
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不為上或無而字為下或有之字悅或作惑弱或作溺吉人或作告之余既重柳請或作詩非是又嘉浮屠
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送楊支使序

陽山作

或作送楊八弟支使歸府貞元十八年九月以太常少卿楊憑為御史中丞湖南觀察使憑奏辟儀之為觀察支使此序乃貞元二十年公在

愈在京師時嘗聞當今藩翰之賓客惟宣州為多賢

嘗或作常

與之游者二人隴西李博清河

崔羣

二人下或有為字

羣與博之為人吾知之道不行於主人

或無於字於下或有其字

與之處者非其類雖

有享之以季氏之富不一日留也以羣博論之凡在宣州之幕下者雖不盡與之遊

盡或作得

或別有得字在盡字下

皆可信而得其為人矣愈未嘗至宣州而樂頌其主人之賢者以其取人信

之也今中丞之在朝

中丞乃楊憑也

愈日侍言於門下其來而鎮茲土也

而鎮或無而有問湖南字鎮或作領

之賓客者愈曰知其客可以信其主者宣州也知其主可以信其客者湖南也去年冬奉

詔為邑於陽山

貞元十九年十二月公貶連州陽山令

然後得謁湖南之賓客於幕下於是知前之信之也

不失矣及儀之之來也聞其言而見其行則向之所謂羣與博者吾何先後焉儀之智足以造謀材足以立事忠足以勤上惠足以存下

本或無於是知以下十七字一本并無聞其言而不見其行七字方以閭抗本幕下即

云及文使之來也聞其言而見其行是知前之信之也不失矣文使智足以造謀而

今按此數本互有得失而方尤疎略獨今所定詳密有序且及羣博乃與上文相應而又

侈之以詩書六藝之學先聖賢之德音賢或作人以成其文以輔其實宜乎從事於是府而流

聲實於天朝也夫樂道人之善以勤其歸者乃吾之心也

勤或作勸心也下一謂我為邑有非文則不能五字

長於斯而媚夫人云者不知言者也工于詩者歌以繫之

送何堅序

堅下本或有歸道州字

何於韓同姓為近

於或作與按何氏出周成王母弟唐叔虞後十一代孫食采於韓為堅列侯韓王安為秦所滅子孫分散居江淮晉以韓為何逵為何氏

以進士舉於吾為同業其在太學也吾為博士

公時為四門博士

堅為生生博士為同道

或作生

與博

其識堅也十年為故人同姓而近也同業也同道也故人也於其不得願而歸

或有不

志其可以無言邪堅道州人

或無賢字貞元十九年九月以道於湖南國子司業陽城為道州刺史

為屬州湖南楊公又賢也

貞元十八年九月以太常少卿楊憑為湖南觀察使或無湖南又字揚作陽皆非是

南得道為屬道得堅為民堅歸唱其州之父老子弟服陽公之令道亦唱其縣與其比州

服楊公之令

楊或作陽非是

吾聞烏有鳳者恒出於有道之國當漢時黃霸為潁川是烏寶集而

鳴焉川下或有字是若史可信史或作堅歸吾將賀其見鳳而聞其鳴也已
鳥或作是鳳鳥也
已字

送廖道士序

公永貞元年自陽山徙
據江陵道衡山而作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

衡南岳也

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

或無之字

獨衡為宗

衡下或有

字最遠而獨為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

或無峻水清而益五字非

是駛或作

其最高而橫絕南北者嶺郡之為州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二焉

測如周禮測土

深之測或作側下

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

州下或有

氣之所窮盛而不過

或無必蜿蟺扶

輿磅礴而鬱積

選虬龍騰驤以蜿蟺蜿蟺也蟺蟺也扶輿相如子虛賦扶輿倚靡磅礴莊子將磅礴萬物以為一注磅礴猶混同也○蜿於元切又音宛蟺市衍切又音善磅礴音薄衡山之神既靈而郴之為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上

或無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

而字

名材不能獨當也

或無英及橘柚之包五

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而吾又未

見也其無乃迷惑溺沒於老佛之學而不出邪

學或作教

廖師郴民而學於衡山氣專而容寂

多藝而善遊豈吾所謂魁奇而迷溺者邪

迷下或有

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

與遊訪之而不吾告何也於其行申以問之

或沒字

送王秀才序

或作進士王含

吾少時讀醉鄉記

王績字無功隋末大儒通之弟也著醉鄉記以次劉伶酒德頌合其子孫也序云建中初天子嗣位當作於德宗之世次前後篇當貞元二十

年云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於味邪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偃

蹇不欲與世接

乃上或有然後字

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為事物是非相感發或或作不若顏氏子

操瓢與簞

一云顏氏之子操瓢與簞食或無子字

曾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

其於外也固不暇尚何麴蘖之託而昏冥之逃邪

何下或有事字

吾又以為悲醉鄉之徒不遇也

為字

建中初天子嗣位

大曆十四年德宗即位十五年正月改元建中

有意貞觀開元之丕績在廷之臣爭言事

疑衍廷上或有朝字

當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吾既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之烈

或無又字思識

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之況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

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行姑與之飲酒

其世或作於世於其或作於是

送孟秀才序

或注瑄字元和五年刑部侍郎崔樞知舉試洪鐘待撞賦孟瑄中第唐書藝文志有瑄嶺南異物志一卷其嶺南人獻據序云今年秋見孟氏

子於邕其十月吾道於衡潭以之荆此永貞元年十月作○瑄古滿切

今年秋見孟氏子瑄於邕年甚少禮甚度

一作情

手其文一編甚鉅退披其編而讀之盡其

書無有不能吾固心存而目識矣

○識音志矣或作也

其十月吾道於衡潭以之荆累累見孟氏子

焉其所與者盡善人長者益以奇之吾益或今將去是而適嶺南於京師雖不有清節

強而授之以就其志雖有非是況其請之煩邪京師之進士以千數其人靡所不有吾常折肱焉其要在詳擇而固交之善雖不吾與吾將彊而附不善雖不吾惡吾將彊而拒苟如是其於高爵猶階而升堂又況其細者邪

送陳秀才彤序

公貞元十九年冬自御史出為陽山令過潭州見陳彤於楊湖南門下永貞元年徙據江陵送彤舉進士彤後以元和十三年登第

讀書以為學繼言以為文非以誇多而闢靡也蓋學所以為道文所以為理耳

非以或苟無以字

行事得其宜出言適其要雖不吾面吾將信其富於文學也潁川陳彤始吾見之楊湖南

門下

謂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楊憑也之下或有於字

頎然其長

頎音祈薰然其和吾目其貌耳其言因以得其為

人及其久也果若不可及夫湖南之於人不輕以事接爭名者之於藝不可以虛屈吾見

湖南之禮有加而同進之士交譽也又以信吾信之不失也如是而又問焉以質其學策

焉以考其文

時公為考官

則何信之有

諸本何下有字○舊讀此序嘗怪則何不信之有以下文意斷絕不相承應每竊疑之後見謝氏手校真本

卷首用建炎奉使之印末有題字云用陳無已所傳歐公定本雖正乃刪去此一不字初亦未曉其意徐而讀之方覺此字之為礙去之而後一篇之血脉始復通貫因得釋去舊

疑嘗謂此於輯集最為有功但諸本既皆不及方據謝本為多而亦獨遺此字故吾不徵豈亦不嘗見其真本耶嘗以告之又不可見信故今特刪不字而復詳著其說云

於陳

吾一作余下同

而陳亦不出於我此豈非古人所謂可為智者道難與俗人言者類邪凡吾

從事於斯也久未見舉進士有如陳生而不如志者

志上或有其字今以闕本

於其行姑以是贈之

送王秀才序

或作王頃

吾嘗以為孔子之道大而能博

或無為字大而或有其字

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

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未益分

方以閭本

作引○今

按以分為引蓋草書之誤然幸有他本可證方乃不取而獨信其誤何哉

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為莊周

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為人

故不或有莊字

荀卿之書

卿下或無之字

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

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馯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

名字或作名耳或云子弓史記作子

弘漢書作子弓又云商瞿授子庸子庸授子弓傳授之序與此不同○馯音寒瞿音渠

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

羣弟子莫不有書

書上或有師字非是

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

吾或作余

太原王頃示

予所為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

有遷疾

或作疾遷

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

幸或作得

故學者必慎其所

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

之道必自孟子始今頃之所由既幾於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楫知沿而不止嗚呼其可量

也哉

荆潭唱和詩序

此謂裴均楊憑唐藝文志有裴均荆潭唱和集一卷諸本作裴均非

南觀蔡使制即荆南潭即荆南也公以永貞元年佐均為江陵法曹詳見外集河南同官記

從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唱詩者愈既受以卒業

或作集或云卒業字見漢楚元王傳

因仰而言曰夫和平之

音淡薄

之音或作者之語非是

而愁思之聲要妙謹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

作恒發於羈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滿志得

至若或作若士氣滿志得或作氣得志滿

非性能而好之則不

暇以為今僕射裴公開鎮蠻荆

或無僕射裴三字

統郡惟九

荆南管夔忠萬豐朗涪峽江陵九郎也

之南壤地二千里

之南或作南之或無之字

德刑之政並勤爵祿之報兩崇乃能存志乎詩書寓辭乎

詠歌往復循環有唱斯和搜奇抉怪雕鏤文字與韋布里閭憔悴專一之士較其毫釐分

寸鏗鏘發金石幽眇感鬼神

或作神鬼

信所謂材全而能鉅者也兩府之從事與部屬之吏屬

而和之

屬之音蜀吏屬之欲切

苟在編者咸可觀也

在或作有非是

宜乎施之樂章紀諸冊書從事曰子之

言是也告於公

均謂裴

書以為荆潭唱和詩序

送幽州李端公序

李益時佐幽州劉濟幕今相國李藩也公因益來東都序以送之蓋勉其歸使為濟言率先來觀奉職如開元時也

元年今相國李公為吏部員外郎

年下或有春字洪玉父云是年春公猶在江陵安得有偕朝道語

愈嘗與偕朝

元年六月公始

自江陵召為

道語幽州司徒公之賢

貞元二十一年三月濟檢校司徒

曰某前年被詔告禮幽州

年正月

德宗崩以藩為告

哀使故至幽州入其地近勞之使里至每進益恭

里或作累或作狹

及郊司徒公紅帔首韝袴

握刀左右雜佩

又校作帕韞或作軌方从抗本刀下有在字而讀連下文左字為句謝本左亦不應惟右有佩也在為衍字無疑抗本誤也禮疏云帶劍之法在左右手抽之為便

則刀不當在右

謝本亦非矣左右雜佩當自為一句內則所謂左右佩用者也○韞許戈切

弓韞服

韞一作韞或作在閭杭蜀苑作張引說文云弓施弦為張又云服弓衣也○今矣此弓韞服謂納弓於服耳况弓云施弦又曰交韞二弓則韞字又可通作虛字用與否於服無利害作張非是○韞丑亮切矢插房左傳抽矢納房房箭舍也俯立迎道左道作賓非是

某禮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即事某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

命卒不得辭

卒上或有及館又如是一句方从閭杭苑粹無之○今按此據次第當有此如此乃見其尊事天子使者不敢以主禮自居之意當从方本為是上堂即客階坐必東向粹亦有即字則知古本誠然也○今按複出二字古本雖有然不知是何文理不足為正也愈曰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矣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

窮六十其將復乎

句平必自幽州始亂之所出也按天寶十四年范陽幽州也其年歲在乙未至元和九年甲午數窮六十一甲午終矣公此序元和四年二月以後為之故云平或作乎○今按若作乎字而屬上句則下文不應便重出如開元時乎下句但云必自幽州始而上無平字即又不成文理今定作平仍屬下句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於禮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觀奉職如開元時乎李公曰然今李公既朝夕左右必數數為上言元年之言殆合矣端公歲時來壽

其親東都

益父時官洛陽東都之大夫士莫不拜於門或無複出東都字大忠佐謂為幽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請以愈言為使歸之獻

序

送區冊序

洪謂區冊即區弘考其始末非也貞元十九年冬公自御史出為陽山令此序在陽山作其曰歲初吉當在明年正月也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

陽山縣名屬連州

陸有丘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利倅劍

戟舟上下失勢

江上或有水有字廉或作其

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水尉夾江荒茅

篁竹之間

荒茅篁竹蜀本作荒榛茅竹篁諸本作叢漢書嚴助傳谿谷之間篁竹之中顏曰竹田曰篁

小吏十餘家皆烏言夷面始至

言語不通

語或作說不下有相字川本北本又作言語不通

畫地為字然後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游

從之士無所為而至

士或作事

愈待罪於斯且半歲矣貞元二十年公貶陽山令或無矣字有區生者誓言相好

自南海挈舟而來升自賓階儀觀甚偉

觀或作冠

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逍空虛者聞人

足音蹙然而喜矣

見莊子徐無鬼篇○楚許恭切

况如斯人者豈易得哉虛或作谷斯或作其或無斯字皆非是

入吾室聞

詩書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間也

欣然下或有以字於或作字問或作問

與之翳嘉林坐石磯投竿

而漁陶然以樂若能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也

樂上方無以字厭下方無乎字○今按欣然喜陶然樂當為一例故諸本皆有

以字而方本皆無然竊詳其文勢之緩急

或作苦毛氏詩傳云初吉朔日也此蓋通言歲首也

恐上句應無而下句應有也故定从此本

識音

歲之初吉

或作苦毛氏詩傳云初吉朔日也此蓋通言歲首也

拜或酒壺既傾序以識別

送張道士序

公逸詩有飲城南道邊古墓上達中丞過贈兵部衛員外少室張道士豈此道士耶

張道士嵩高之隱者

高或作南下同隱或作有道今按有道語似太重當且作隱

通古今學有文武長材寄迹老子法

中為道士以養其親九年聞朝廷將治東方貢賦之不如法者

方下或有諸侯字

三獻書不報長

揖而去京師士大夫多為詩以贈而屬愈為序詩曰

大匠無棄材尋尺各有施況當營都邑杞梓用不疑張侯嵩高來面有熊豹姿開口論利

害劍鋒白差差

白或作自非是

恨無一尺捶

或作筆

為國咎美夷詣闕三上書臣非黃冠師臣有膽

與氣不忍死茅茨又不媚笑語不能伴兒嬉乃著道士服眾人莫臣知臣有平賊策狂童

不難治

平聲

其言簡且要陛下幸聽之天空日月高下照理不遺或是章奏繁裁擇未及斯

或从閭抗聲

寧當不誤報歸袖風披披答我事不爾吾親屬吾思昨宵夢倚門手取連環持

今日有書至又言歸何時霜天熟柿栗收拾不可遽嶺北梁可構寒魚下清伊

或作瀟今按伊水

在嵩北若前兩處作嵩南即此處不可作伊若被作嵩高則此乃可作伊耳瀟字雖可通

用然本不從水只是語助辭如書斷斷倚大學作兮莊子猶為人倚亦是此類故說文水

部無之但固伐種漣漪淪淪故俗遂加水用之而韓公亦有含風漪之句則此作瀟亦未

可知今上文既作嵩高則此且作伊亦無害若有他證見得上文果當作南則此部當改

為瀟矣既非公家用且復還其私從容進退間無一不合宜時有利不利雖賢欲奚為但當

勵前操富貴非公誰

送高閑上人序

晉書高僧傳云閑為越人克精書字宣常嘗召入對師草壁遂賜衣後歸湖州開元寺終焉閑嘗好以雲川白紅書真草為世楷法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

治天下養叔治射

史記養由基善射去柳葉百步射之百發百中

庖丁治牛

莊子養生篇庖丁為文惠君解牛師文惠君曰善哉技蓋至於此乎

曠治音聲

曠字子野晉平公時人

扁鵲治病

扁鵲即秦越人晉昭公時人

僚之於丸

莊子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

孟子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

伯倫之於酒

劉伶字伯倫晉人

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從業者

從或作從非是

皆不造其堂不躋其闕者也

○躋音劑截側更切

往時張旭善草書

旭蘇州吳郡人時或作者善或作喜非是不治他伎

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

喜怒文苑作喜焉草書怒

焉草書不平監本作平生皆非是或無焉字

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

雷霆霹靂歌舞戰鬥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

倪

或無猶字非是

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

其能旭也為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情炎於中

情或作精利欲鬪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

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

或無後字

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

諸本並作膠抗歐謝本作膠莫侯切猶網

繆也莊子內觀者不可繆而捉義蓋同此○今按膠者黏著之物而

其力之潰敗不黏為解今以下文頽墮潰敗之語反之當定作膠

是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

二所下方从杭本皆有於字非是

泊與淡相遭頽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

或敗

作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

東坡送參寥詩云退之論草書萬事未嘗屏憂愁不平氣一

散正謂此一

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

善或從閩本作喜○今按善幻說已見第四卷酬崔少府詩

吾不能知矣

閣下或有師字方云此篇用意皆本於莊子所稱宋元君畫圖有一吏後至

得祖師向上休歇一路其見處勝裴休遠甚○今按韓公本意但謂人必有不平之心鬱

積之久而後發之則其氣勇決而伎必精今高閑既無是心則其為伎宜其潰敗萎靡而

送殷員外序

一作殷脩員外使回鵲序元和十二年也據傳詔脩副宗正少卿李孝

拜乃可汗無禮非使臣倨也虜倖其言不敢逼還

唐受天命為天子凡四方萬國

闕抗無萬字非是

不問海內外無小大咸臣順於朝

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既嗣位

憲宗元和三年正月上此尊號

內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鵲於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

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入選學有經法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為貳

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

不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執蓋言曰元和十一年五月殷大夫或作殷侯今人適數百里出門

閩有難別可憐之色持破入直三省持破入直三省洪慶善謂唐無三省持破入

無三省非也若不言三省不知入直何所以以上下文考之朱說為長
刺不能休義顧婢子語何庚耶潘岳閨道謠和嶠刺促不得休語意皆同此當以七迹切

為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丞相以子應詔真誠

知人下或有矣字士不通經果不足用於是相屬為詩以道其行云

送楊少尹序

一有巨源二字新舊史無傳藝文志云字景山貞元五年第進士以能詩名嘗有三刀夢益州一箭取遼城之句白樂天贈詩云早聞一箭取

遼城以此詩達知名既引年去命為其都少尹蓋公河中人即其鄉也張籍有詩送云官為本府當身榮因得還鄉仕野情意蓋指此二疏事見前漢此序長慶中

公為吏部侍郎時作故序謂余忝在公卿後云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薨位而去

疏或作疎漢書作疏○今按疏正字疎俗體也于時公卿設供張祖道都

門外

張或作帳謂供具張設也音竹亮切公送石弘序張上東門只用張字况二疏本傳自可考漢書如高祖留沛張飲縣布傳張御食飲皆謂張設也車數百兩

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

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

因註錄云楊巨源在元和中詩韻不為新語體律務實工夫頗

深以高文為諸生所宗

一旦以年滿七十

或無一且二字

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

與二疏其意豈異也

及闕抗本作方及上或別有方字其意豈異也或作豈其異意邪皆非是

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

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疋

或無幾人字疋或作駟

道邊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為